

豆包豆包，帮我起诉豆包

一男子被AI“坑”后起诉AI,起诉状还找AI写;有这些现象,代表你可能要AI成瘾了

9月15日,浙江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小小说事》节目报道:今年4月17日,史先生的母亲过世,家人商量哪天下葬,他想到了人工智能“豆包”这款软件,软件给他推荐了4月19日。等到事情都安排好了,史先生再次问“豆包”确认发现,19日这一天并不是合适的日子,可再改就很麻烦了。为此,史先生很生气,他把做“豆包”的软件公司给告了。但他的起诉状也是AI写的。

人工智能(AI)工具融入日常生活,大大提高工作学习效率,但使用AI会产生依赖并导致成瘾吗? AI成瘾又有哪些警告信号?

AI:需要我帮你拟一份起诉状吗

史先生老家在江苏沐阳,目前在浙江嘉善生活。今年4月17日,史先生的母亲突发疾病过世。史先生一家兄弟姐妹五个,家里人一起商量母亲后事,当务之急,需要先确定一个安葬的日子。

史先生告诉记者:“我比较相信豆包,平时就依赖它,觉得它什么都懂。然后我就问豆包什么时候下葬,豆包说4月19日,我觉得它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很相信。”

软件的问答记录显示,史先生当时提问后,“豆包”回答称最稳妥的推荐是4月19日。过了一段时间,史先生又提问“几点下葬合适”,“豆包”回答7点到9点,不过这次的答案跟上次的答案有点不一样,“豆包”的回答中提到,4月19日不是合适的日子。

史先生一下子糊涂了,他又问了好几遍,“豆包”给出的答复是19日不合适。这个时候,亲戚朋友已经通知,改日期已经来不及,最后,史先生硬着头皮把母亲的丧事办了。

丧事办好不久,家里有亲戚出交通事故、受伤严重,对于史先生的安排产生怨言。

史先生向“豆包”软件的公司投诉,没有收到回复,于是他决定起诉对方。“豆包”还帮史先生写了一份起诉状,表示可以起诉,并给出了起诉的步骤。

“豆包”软件的用户协议显示,“豆包”软件和服务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专业建议。涉及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建议咨询相关专业人士,不应成为作为或不作为的依据。根据输出的内容所作出的任何判断或者据此作出的后续相关操作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均由用户自行承担等。

目前,这起案件嘉善县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

▼相关新闻评论区下网友的留言。
图/App截图



专家:AI成瘾会造成“认知吝啬”

近期,像史先生这样过度依赖AI做决定的事例并不少见。这是否代表,不少人已经开始AI成瘾了? 预防、摆脱AI成瘾又要怎么做?

成瘾意味着尽管知道存在潜在的有害后果,使用者仍然无法自控地使用这类产品或技术。与浏览社交媒体信息不同,用户与AI的互动体验高度个性化——AI即时回复,记住用户偏好,并适应其对话风格。这种连接感极具吸引力。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瑟伦·迪内森·厄斯特高指出,AI聊天机器人“将流畅的、高度拟人化的用户界面与阿谀奉承结合起来”,这种组合“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极易酿成灾难”。

美国多所知名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期刊上发布的一项2万人参与的研究显示,约10%的受访者每天使用生成式AI,超过5%的人每天多次使用,且AI使用频率与抑郁表现程度具有相关性,每日使用AI的用户患中度及以上抑郁症的概率要高出30%。

罗马尼亚卡罗尔·达维拉医药大学副教授奥克塔维安·瓦西柳警告说,虽然道德绑架和过度诊疗是应该避免的陷阱,但临床医生必须密切关注涉及功能障碍、心理困扰和自制力丧失的病例。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杰出会员欧文·缪尔说:“人际互动是有天然边界的,当我们与缺乏这种适当界限的对象交流时,会产生一系列适应不良的行为,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厄斯特高认为,AI聊天机器人倾向于认同和肯定用户所说的话,似乎更容易诱发用户出现“外显性”症状,如妄想和狂躁。在一些罕见但令人担忧的案例中,医生报告称,在对聊天机器人的情感依赖不断加深后,一些患者会产生顽固的妄念。

AI成瘾还会造成“认知吝啬”。在这种模式下,重度AI使用者逐渐将更多的思考任务交给AI,大脑中负责深思和主动推演的部分活跃度降低,冲动和习惯性的使用模式则会增强。这与浏览社交媒体造成的注意力分散不同,会严重削弱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些神经科学家警告说,这种“认知减负”可能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重塑参与高阶执行功能的神经通路。



成瘾前有哪些警告信号

牵挂式沉迷是AI成瘾的信号之一。部分用户即使不使用AI,也会想着下一次与它的互动,或者计划着下一次要问什么。有些人在无法使用AI工具时,会出现类似戒断反应的不适感,感到不安、烦躁或焦虑。

忽视其他活动是另一个危险信号。爱好、面对面社交或工作职责等,全部让位于同AI的互动。

有的用户向AI寻求慰藉、陪伴或情感支持,而不是联系朋友、家人或心

理咨询师,甚至在使用AI出现问题后仍继续使用——明知过度使用会影响睡眠、人际关系或工作效率,却依然无法停止。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人工智能教授卡洛斯·费诺略萨认为,人们原本就面临无限信息流,以及照片墙等社交媒体对整整一代人造成的“数字毒品”沉迷问题,如今还有AI强化的有害算法推波助澜,人类根本没有做好抵御这种“多巴胺攻击”的准备。

戒瘾的“解药”在哪里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家提出的一项包含四个问题的小测验,可以帮助防范AI成瘾带来的危险——我们对所使用的AI有何了解,AI如何影响我们的时间分配,AI如何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可以做出哪些改变。

许多治疗网络和技术成瘾的有效方法也同样适用于AI成瘾防范。设定明确的界限是强有力的第一步。提前确定使用AI的目的和时长,必要时可以使用计时器,并区分有目的的使用和无限制的、受情绪驱动的使用。

重新与他人建立联系至关重要。如果一直依赖AI寻求情感支持,请主动联系朋友、加入某个群体或安排时间与亲人相处。人际关系尽管并不完美,却能

提供任何算法都无法提供的东西——真实的互助和成长。

运动也有帮助。大量证据显示,体育锻炼是应对科技成瘾行为最有效的非药物手段之一。

若自我改变不足以解决问题,可以寻求专业帮助。认知行为疗法是目前研究最充分的科技成瘾治疗方法,它帮助人们识别导致AI过度使用的想法和情绪,制定更健康的应对策略,重建支撑幸福感的习惯。《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卷》发布的一项随机临床试验发现,在接受认知行为疗法治疗的网络成瘾患者中,近70%的人病情得以缓解。

(新华社、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